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学人书系

汉语官话方言音韵论集

高晓虹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学人书系

汉语官话方言音韵论集

高晓虹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2016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图号 1617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官话方言音韵论集 / 高晓虹著. --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619-4616-9

I. ①汉… II. ①高… III. ①官话—音韵学—方言研究—文集 IV. ①H1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2406 号

汉语官话方言音韵论集

HANYU GUANHUA FANGYAN YINYUN LUNJI

排版制作: 北京创艺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姜正周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子信箱: service@blcup.com

电 话: 编辑部 8610-82300207

发行部 8610-82303650/3591/3648

北语书店 8610-82303653

网购咨询 8610-82303908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38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PRINTED IN CHINA

目 录

001 / 入声的演变及层次

003 / 北京话入声字文白异读的历史层次

018 / 北京话古清入字归调历史及成因考察

034 / 冀鲁官话中宕江摄入声字的韵母

047 / 山东方言古江摄入声字的读音

058 / 章丘方言入声调的研究

091 / 《语言自述集》中的入声字读音

105 / 知系字的读音及演变

107 / 北京话庄组字分化现象试析

116 / 官话方言宕江摄阳声韵知系字读音分合类型及其
演变关系

137 / 官话方言古知庄章声母的读音类型

154 / 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在官话方言中的演变

169 / 关于《中原音韵》知庄章组声母的分析

181 / 其他

183 / 北京话韵母 o uo e ie ye 溯源

194 / 《音韵逢源》的阴声韵母

200 / 从现代方言看《五方元音》音系的性质

222 / 方言与音韵结合的成功之作——《中古入声字在
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述评

227 / 后记

入声的演变及层次

北京话入声字文白异读的历史层次

提 要 元代《中原音韵》宕江通摄入声字韵母已有文白异读，明末《合并字学集韵》除宕江通摄外，曾摄一等、深臻曾开三庄组、梗开二入声字的韵母也出现文白之别。清代《李氏音鉴》《音韵逢源》、民国《京音字汇》以及今北京话中入声字韵母的异读与《合并字学集韵》一致，但深臻曾开三庄组、梗开二知庄组入声字文读的声母有所改变。考察说明，今北京话深臻宕江曾梗通七摄入声字均有文白异读，但形成的时期不尽相同。

关键词 北京话 入声字 文白异读

宕江曾梗通五摄的入声字有文白异读，这是今北京话中大家都公认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北京话的语音史研究中，也是常被提到的一点。然而，这种文白异读的现象起自何时？是否从一开始就和现在一样？其他摄的入声字有没有类似的文白异读？对这些问题却很少有人讨论。我们认为，作为北京话的一种特殊的语音现象，它的发展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北京话语音史的重要线索。因此本文打算梳理各个时期的文献材料，考察北京话入声字文白异读的历史层次。

1. 今北京话文白异读的特点

提到今北京话的文白异读，一般就是指宕江曾梗通五摄入声字的文白

异读，具体情况如下：宕江摄入声字的白读和中古效摄合并，文读和果摄合并；曾摄开口一等人声字白读和蟹摄合口、止摄唇音字合并，文读和果摄合并；曾摄开口三等庄组和梗摄开口二等人声字白读和蟹摄开口一二等合并，文读和果摄合并；通摄合口三等人声字白读和流摄合并，文读和遇摄合并。例如（注音采用汉语拼音，但拼音符号 u 用 y 代替，数字表示声调，浊入不标声调）：

宕江摄：

白读：薄 bao 剥 bao1 雹 bao 摸 mao 凿 zao 骆 lao 络 lao 洛 lao 烙 lao 酪 lao

绰 chao1 着 zhao 勺 shao 阁 gao3 嚼 jiao 脚 jiao3 角 jiao3 钥 yao 药 yao

文读：薄 bo 剥 bo1 摸 mo 诺 nuo 骆 luo 络 luo 昨 zuo 凿 zuo 着 zhuo 绰 chuo1/4

若 ruo 弱 ruo 阁 ge1 郭 guo1 霍 huo4 嚼 jye 脚 jye2 角 jye2 钥 ye

曾摄开口一等：

白读：北 bei3 得 dei3 肋 lei 贼 zei 黑 hei1

文读：墨 mo 默 mo 得 de1 德 de2 勒 le 则 ze2 克 ke4 刻 ke4

曾开三和梗开二：

白读：白 bai 百 bai3 伯 bai1/3 柏 bai3 迫 pai3 拍 pai1 麦 mai 脉 mai 择 zhai

侧 zhai1 窄 zhai3 摘 zhai1 宅 zhai 拆 chai1 色 shai3

文读：伯 bo2 迫 po4 柏 bo2/4 脉 mo 魄 po4 择 ze 泽 ze 责 ze2 侧 ce4 测 ce4

策 ce4 色 se4 嗝 se4

通摄：

白读：轴 zhou 粥 zhou1 熟 shou 肉 rou 六 liu 宿 xiu3

文读：宿 su4 肃 su4 祝 zhu4 筑 zhu4 竹 zhu2 熟 shu 叔 shu1/2

一般对北京话入声字文白异读的说明，主要是着眼于韵母的不同。但从以上例字可以看出，有文白异读的字并不仅仅限于韵母的不同，有些字的声母和声调也不同。声母的不同主要集中在曾开三、梗开二的知系字，其中白读是 zh，文读是 z。声调主要是清入字的声调文白有别，白读音的声调一般是上声或阴平，而文读音的声调主要归阳平和去声。那么，在历史上，北京话入声字的文白异读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下面就来看看各个时期文献材料中的具体情况。

2. 文献中文白异读的特点

2.1 元代以前

关于历史上北京话的语音资料，一般是从《中原音韵》开始。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两种资料可能与北京话有关。一是北宋时期邵雍所做的《皇极经世声音倡和图》，一是金代院本董解元《西厢记》。对于前者，周祖谟先生在《宋代汴洛语音考》（1966）中认为它反映的是当时的汴洛语音。雅洪托夫（1986）则认为反映的是11世纪的北京音：“通常认为周德清1324年编纂的《中原音韵》是包含当时北京方言语音资料最古老的文献。但是，还有一份反映北京音的更早的文献，这就是邵雍（1011—1077）的《声音倡和图》。”对于周先生的说法，他也接受：“这个结论基本是正确的；邵雍方言的全部基本语音特征，在宋代很多北方方言（包括京都方言）中大概是很典型的。”但他指出：“邵雍的图表有一个明显不属于洛阳方言而属于北京方言的特点：《切韵》很多收-k韵尾的入声字，在图表中跟其他声调带二合元音的字有关。……对此只能有一个解释：在邵雍的方言中，过去有-k韵尾的字实际上已改读二合元音……”，这种情况“现在只会在北京方言中遇到”。也就是说，在邵雍的图表中，已经存在今北京话入声字白读音的雏形。

金代院本董解元《西厢记》的押韵同样也反映了在邵雍《声音倡和图》中存在的现象。参看喻世长（1991：187—197）。作者把邵雍、董解元《西厢记》以及周德清的入声字分韵加以比较，发现有很多一致的地方。这种一致，他认为是当时北方话语音的实际反映。尽管作者把它们看作是北方话入声演变的线索，而没有具体说是北京话，但这北方话应该也包括北京话在内。

以上两种资料，反映了当时的入声字读音和今北京话的白读基本一致，但都没有表现出文读音存在的痕迹。这说明，那时可能还没有产生类似今天的文白异读。不过也可能是因为这两种资料记录的入声字太少的缘故。下面我们再分别来看看元、明、清、民国四个时期韵书中文白异读的情况。

2.2 元代

1.《蒙古字韵》，此书产生的具体年代不清楚，不过是元代的韵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它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和十五个韵部。入声字不跟阳声韵相配，而和

阴声韵字列在一起。《蒙古字韵》的韵类合并，和《中原音韵》有许多一致之处，比较如下：

表 1 《中原音韵》与《蒙古音韵》阴声韵部比较

《中原音韵》	支思	齐微	鱼模	皆来	萧豪	尤侯	歌戈	家麻	车遮
《蒙古音韵》	支		鱼	佳	萧	尤	歌	麻	

在宕江曾梗通五摄入声字的归韵上，也十分近似。其中，宕江摄的入声字全部归在萧部，和中古效摄字合并。通摄入声字主要归入鱼部，但有一小部分字归入尤部的去声。曾摄一等人声字和三等庄组入声字、梗摄二等人声字属于同一个韵部：佳部，但在排列上，曾摄一等字单独出来，不和其他两组在一起，显然在韵母上还是有区别的；还有，曾摄的合口入声字归入了支韵。

根据上面的介绍，《蒙古字韵》只有通摄入声字在尤部和鱼部有异读。尤部无入声调，通摄入声字都读去声，如：祝妯畜谬缪宿勳副仆覆族伏複復，其中“宿複副覆伏復缪族祝畜”等字在鱼部又有入声一读。这算不算后来的文白异读？难以确定。有些字在《广韵》和《五音集韵》中本来就存在去入两读。是不是沿袭以前的读音呢？不过，这种异读和后来的文白异读读音基本是一致的。如果把它看作文白异读，就可以说，北京话的文白异读最早可以追溯到《蒙古字韵》产生的时期。但是，《蒙古字韵》通摄入声字在尤部的异读在声调上和《中原音韵》不同，不管入声的清浊，一律归到去声。从这一点来看，它和《中原音韵》可能不是一种语音系统。

2.《中原音韵》，1324 年周德清所作。在这部韵书中，文白异读现象十分明显。凡是研究《中原音韵》的人，几乎都要提到这一点。王力（1997：384）、杨耐思（1981）、宁继福（1985）以及薛凤生（1987）等人可以作为代表。具体来说，《中原音韵》中的文白异读有以下特点：

- （1）宕江摄入声字在萧豪和歌戈两韵重出。
- （2）通摄入声字在鱼模和尤侯两韵重出。
- （3）重出的入声字的声母和声调都相同，只有韵母不同。

忌浮曾经在《十四世纪大都方言的文白异读》（1991：35—43）一文中对《中原音韵》的文白异读情况进行过详细的统计。他发现，古铎药觉三韵字读萧

豪韵的与读歌戈韵的在数量上有明显差异。《中原音韵》中所收三韵字的分类统计如下：

表2 忌浮（1991）统计《中原音韵》铎药觉三部字的归类情况

	萧豪	萧豪、歌戈	歌戈	合计
铎	26	23	3	52
药	19	13	1	33
觉	14	6	0	20
合计	59	42	4	105

读歌戈韵的字数比读萧豪韵的字数明显要少。元曲中押韵的情况也和《中原音韵》一致，押萧豪韵的字仍然占大多数，并且萧豪韵字的押韵次数也大大超出了歌戈韵。由此作者认为：在十三四世纪的大都话里，古铎韵字大多数读萧豪韵，读歌戈韵的是少数。古药觉二韵字基本上读萧豪韵，读歌戈韵的很少。也就是说，当时白读音的势力比较强。

萧豪与歌戈并收，在《中原音韵》中数量多，十分典型，相比之下，鱼模和尤侯并收的字就少得多。下面对此进行统计。

鱼模：仆复伏鹏祓服卜暴扑复福幅蝠腹覆木沐穆睦牧目鹭独读牾读犊毒蠹蛄属族簇督笃秃触束簇荻缩谡速禄鹿漉麓鹄榦斛谷穀穀哭酷屋沃録録绿醪陆戮律逐轴淑蜀熟孰塾俗续局筑烛粥竹畜叔菽足蹙促粟宿菊踰局^①
曲麴褥辱玉狱欲浴郁育鸪

尤侯：逐轴竹烛粥六肉褥熟宿（10字）

鱼模韵通摄入声字中有8字在尤侯韵重见，只有“六肉”两字仅在尤侯韵出现。可见，通摄入声字读鱼模韵在当时的方言中是占绝对优势的。

2.3 明代

明代能够找到的反映北京话的音韵资料是明末徐孝的韵图《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和相应的韵书《合并字学集韵》。徐孝是顺天人，他的资料和《中原音韵》有相承性，而且和今北京话已经极为接近。一般认为反映的是明末北京话的实际情况。

① 《中原音韵》中“局”此处与“菊”同音，与群母字“局”不同。

《等韵图经》和《合并字学集韵》的音系一样，只是一为韵图，一为韵书，列字多少不同。为简便，下面用《合韵》来代替两者。《合韵》共有四个声调，平上去如（如声不是入声），分别相当于今北京话的阴平、上声、去声、阳平，中古入声字的归调也和今北京话基本一致。

韵母分为十三摄，其中通、山、宕、臻四摄为阳声韵，其余九摄为阴声韵，包括：止、祝、蟹、臻、效、果、假、拙、流，中古入声字并入阴声韵中。阴声韵母与《中原音韵》韵母的对应具体如下：止摄——支思韵以及齐微、鱼模的部分字，祝摄——鱼模韵，蟹摄——皆来韵，臻摄——齐微韵，效摄——萧豪韵，果摄——歌戈韵，假摄——家麻韵，拙摄——车遮韵以及齐微和皆来韵的部分字，流摄——尤侯韵，显然，二者有很强的一致性。《合韵》中的韵母和今北京话也相差无几，今北京话的韵母可以说是明末北京话韵母进一步合并的结果。

《合韵》中，宕江通摄的入声字有和《中原音韵》一样的文白异读。此外，《中原音韵》中没有异读的曾梗深臻摄也有了异读。这里依据的材料来自郭力（1997）《古清入字在〈合并字学集韵〉中的归调》一文。虽然只是清入字的情况，但清入字的字数与浊入字相比，要多一些，基本能够反映入声字文白异读的整体情况。《合韵》中有文白异读的清入字如下：

通合三：

上 / 去：宿 xiu/su

曾开三庄组和梗开二：

平 / 去：伯 bai/bue，擘 bai/bue，拍 pai/pue，

上 / 去：窄 zhai/zhe，侧 zhai/zhe，册 chai/che，色 shai/she，客 kiai/ke

曾摄一等：

平 / 去：黑 hei/he

上 / 去：北 bei/bue，德 dei/de，得 dei/de，国 guei/gue

宕江摄：

如（阳平）/ 去：焯 zhau/zho

上 / 去：阁 gau/go，各 gau/go，郝 hau/ho，雀 ciau/cio，觉 giau/gio，脚
giau/gio，钁 guau/gye

深臻开三庄组：

平 / 去：虱 shi/she，涩 shi/she

以上所列字只是有异读的字。具体说来，(1) 中古宕江摄的入声字既在效摄出现，又在果摄出现。(2) 中古通摄入声字大部分归入止摄和祝摄，只有“宿”字在流摄和祝摄都出现。(3) 中古曾摄一等入声字同时出现在垒摄和拙摄。(4) 中古曾摄开口三等庄组字和梗摄开口二等字在蟹摄和拙摄有异读。(5) 深臻开口三等庄组字常用的只有三个，其中两个有异读，分别在止摄和拙摄。这是大致的情况。(6) 从上面可以看出，除了韵母的不同之外，两个读音的声调也不同，一般说来，效摄、流摄、垒摄、蟹摄、止摄出现的读音声调多为平声和上声，只有一个字是如声；而在果摄、祝摄、拙摄出现的读音声调为去声。所有的异读主要表现在声调和韵母的不同上，声母则基本相同。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两种读音的数量。

宕江摄：效摄中共含有 9 个入声字，其中 8 个属宕江摄。果摄的宕江摄字，除了在效摄出现的 8 个之外（“𪔐”在拙摄有异读，在果摄无），还有“博剥驳酌绰酪恶爵鹊削角却确推约作託托错索卓桌啄涿琢捉戳朔郭廓霍劓藿握”等字，可以说宕江摄的清入字大部分都在果摄出现了。

通摄：流摄只有一个清入字，就是通摄的“宿”。止摄的通摄入声字有：铜菊掬鞠曲蓄旭，祝摄的通摄入声字有：卜醮仆扑福腹幅蝠覆复督笃秃足促速肃粟嘱粥竹祝烛筑触畜叔束谷穀哭酷屋郁。

曾摄一等：垒摄的清入字只有 5 个，都是曾摄一等字，并且这 5 个字都在拙摄有异读。除了这 5 个字，拙摄的曾摄一等字还有“忒则塞刻克”等字。

曾摄三等庄组字、梗摄二等：蟹摄 11 个清入字，除了一个“塞”字是曾摄一等外，其他都是曾摄三等庄组和梗摄二等字。并且，这些字在拙摄也都有异读。只在拙摄出现的有：测嗇拆窄责策栅革赫吓隔扼扼迫。

深臻摄开口三等庄组：只有三个字“涩瑟虱”，其中“虱涩”两字有异读，一在止摄，一在拙摄，另一字只有拙摄一读。

从数量来看，入声字的异读有比较明显的倾向：宕江摄读效摄的字少，读果摄的字多；通摄字读流摄的少，读止摄、祝摄的字多；曾摄一等读垒摄的字少，读拙摄的字多；曾摄三等及梗摄二等读蟹摄的字少，读拙摄的字多；深臻摄开口三等庄组读止摄的字少，读拙摄的字多。

2.4 清代

清代北京话的材料，这里选择李汝珍的《李氏音鉴》和裕恩的《音韵逢源》。

1.《李氏音鉴》，作者李汝珍，河北大兴（今属北京市）人。《李氏音鉴》成书于18世纪末，一般认为其中的《北音入声论》讨论的是当时北京话的入声字。

据杨亦鸣（1992），《李氏音鉴》有39个韵母，其中15个阳声韵，24个阴声韵。入声字都是阴声韵母，其中有些中古入声字有异读，主要分布在宕江摄、曾梗摄、通摄、深臻摄。具体情况如下（声调略）：

宕江摄入声字：

白读：ao/iao 雹薄落络烙酪勺芍郝鹤嚼学削略脚雀钥药症

文读：o/uo/yo 驳箔博迫魄莫摸寞乐各搁阁络壳铎诺骆洛凿索错捉涿拙戮绰
浊燭焯酌朔若弱郭廓霍藿爵角觉却鹄确虐约岳乐跃

曾开一入声字：

白读：ei 北勒肋黑贼

文读：o 墨默得德特忒则克刻

曾开三庄组、梗开二入声字：

白读：ai 柏百白拍麦陌摘（zh）翟（zh）宅（zh）窄（zh）

文读：o 脉貊隔革格客额核赫恻（c）册（c）策（c）测（c）仄（z）

e 色嗇穢（s）

通合三入声字：

白读：ou/iou 妯粥熟肉六

文读：u 幅目淑轴福祝竹宿

深臻开三庄组入声字：

白读：i 虱（sh）

文读：e 涩瑟（s）

显然，《李氏音鉴》与徐孝的《合韵》入声字的文白异读基本是一致的，但它还有一些《合韵》中没有的情况：（1）曾开三梗开二以及深臻开三的知系入声字文读和白读的声母不同，而《合韵》中是相同的。（2）清入字的声调更趋复杂，大致和今天的北京话一致，归去声的占多数，其次阴平，再次阳平，上声最少。

2.《音韵逢源》，作者裕恩，清朝满族人。此书成于道光庚子年（1840年），

反映了道光年间北京话的一些语音情况。声母有 21 个；韵母分为 12 部，分别以地支命名：子一、丑二、寅三、卯四、辰五、巳六、午七、未八、申九、酉十、戌十一、亥十二。每部又分为乾一、坎二、艮三、震四四部，相当于今天的开齐合撮四呼。书中表现的韵母与今天的北京话已经相当接近。

《音韵逢源》有四个声调，上平声、下平声、上声、去声，上平声即阴平，下平声是阳平，与中古声调的对应也与北京话完全相同。就入声字来说，与今北京话一样，全浊入归阳平，次浊入归去声，例外很少；清入分别归四声，其中归去声的占了多数，占 37.8%，其次阴平，占 30.7%，归阳平的占 22%，上声最少，占 9.6%，与《李氏音鉴》大体一致。

《音韵逢源》的十二韵部中，辰部五、巳部六、午部七、未部八、申部九、酉部十、戌部十一、亥部十二等八部为阴声韵。入声字合并于阴声韵中，其文白异读主要是在以下几个韵部重出：辰部五和申部九，巳部六和申部九，午部七和戌部十一，未部八和申部九，戌部十一和申部九。具体如下（声调略）：

中古宕江摄入声字既在辰部五坎二、艮三出现，又在申部九乾一、坎二和震四出现，其中有一部分字是重出的，列举如下：

白读：辰部五坎二：ao 剥電薄箔落酪络烙乐凿著着芍阁鄂鹤络郝

艮三：iao 略嚼雀鹊削学校角脚壳乐疟约药跃钹

文读：申部九乾一：uo 博薄箔剥泊驳莫膜寞摸幕缚铎踱托託诺落酪络乐烙洛骆作错昨凿柞索著着芍酌绰焯捉桌卓啄琢涿浊镯浞朔若弱鹤络郭廓扩鄂霍藿剡钺握

坎二：e 阁各咯搁郝乐恶

震四：ye 掠略学削雀鹊嚼爵脚角觉纆却确壳推虐疟约药乐钥跃岳

曾摄开口三等庄组和梗摄开口二等入声字在巳部六和申部九出现，其中一部分字巳部六有，申部九也有。列举如下：

白读：巳部六坎二：ai 擘槩白伯百柏拍麦摘（zh）窄（zh）宅（zh）翟（zh）择（zh）拆（ch）色（sh）

文读：申部九坎二：e 擘擘伯柏百白帛迫魄拍陌麦脉格革隔客额核扼厄轭赫吓侧（c）测（c）责（z）择（z）泽（z）策（c）册（c）宅（zh）摘（zh）窄（zh）翟（zh）拆（ch）色（sh/s）嗇（sh）

曾摄开口一等人声字在未部八和申部九有异读，列举如下：

白读：未部八坎二：ei 北得德勒肋贼黑

文读：申部九坎二：e 墨默得德特忒肋勒贼则塞北刻克黑

通摄三等屋韵入声字在午部七和戌部十一重出。列举如下：

白读：午部七坎二：ou 粥轴妯熟肉

艮三：iu 宿六

文读：戌部十一乾一：u 幅福覆服伏復楸目穆牧六陆肃宿竹筑畜逐轴妯缩祝
叔熟淑肉

深臻摄开口三等庄组入声字的异读：

白读：戌部十一坎二：i 虱(sh)

文读：申部九坎二：e 涩瑟(sh)

由上可见，入声字在辰部五、巳部六、午部七和未部八的字数都比较少，而在申部九和戌部十一这两个韵部的字占多数，并且前者的入声字基本都在后者中重出。也就是说，文读音的字数占优势。与《李氏音鉴》相比，比较突出的一点是，《音韵逢源》中曾开三、梗开二知系入声字文读的声母有两套，一为z组，一为zh组；深臻摄庄组入声字的文读声母只有一套，不过和《合韵》相同，而和《李氏音鉴》不同。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2.5 民国

《京音字汇》，出版于1913年，宛平润山王璞所作。作者明确说明以北京音为准。共有四个声调，上平、下平、上声、去声，与今天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相对应。没有入声，中古入声字分别归入以上四调，和今天的北京话大致相同，只是具体字的归调不是完全一致。其韵母与今天已经相差无几，只多了一个韵母，而且这个韵母所辖字数很少，处于消亡的最后阶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字的读音与今天不同。

《京音字汇》中入声字也有文白异读，具体如下（声调略）：

宕江摄：

白读：ao 剥薄雹烙络落酪凿绰芍勺郝鹤

iao 略掠鹊雀嚼脚角皎削学乐疟药钊

文读：e 乐落洛酪络酪诺各阁搁酪郝鹤络鄂恶 /o 博泊薄驳剥朴摸寞莫